

# 市委书记

SHI WEI SHU JI 大木 著

大木透视官场系列小说

一个真正的人要弄清的就是，是和非的辨别，黑与白的分界线，正确和谬误的分水岭，忠和奸的鲜明观点，正义和邪恶的斗争，善良和残忍的抗衡。

 群言出版社  
Qunyan Press

大木著

SHI WEI SHU JI

# 市委书记

 群言出版社  
Qunyan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市委书记 / 大木著. —北京: 群言出版社,  
2010. 7  
ISBN 978-7-80256-134-2  
I. ①市… II. ①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11476号

## 市委书记

---

责任编辑 樊 伟  
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(Qunyan Press)  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  
邮政编码 100006  
网 站 www.qypublish.com  
电子信箱 qunyanCBS@126.com  
总 编 办 010-65265404 65138815  
编 辑 部 010-65276609 65262436  
发 行 部 010-65263345 65220236

---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读者服务 010-65220236 65265404 65263345  
法律顾问 中济律师事务所  
封面设计 王 鑫  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---

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 
开 本 787×1092 1/16  
印 张 18  
字 数 233千字  
书 号 ISBN 978-7-80256-134-2  
定 价 28.00元

---



[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]

# 楔子

春夏秋冬，四季变化，始终按照太阳的轨迹在进行季节的变更。无论春天多么温柔，夏天多么酷热，秋季多么爽朗，冬季多么严寒，亘古不变的是日出日落，大自然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。这就是岁月的步伐，时代的脉搏！

在人类即将结束20世纪，迎接21世纪的到来的时候，中国人民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，那就是医治自己身上的恶性肿瘤——腐败。反腐败是12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。在这特定的时代，处处飞溅着复杂生活的浪花。这些形形色色的生活浪花，向人民报道着时代的脉搏、社会的讯息。本文将要叙述的故事，就是从这个大变革的时代社会生活中摘取的一朵小小的浪花。它告诉人们，在这世纪交替的时刻，正义和邪恶，爱和恨，真与假，善与恶，美与丑，腐败与反腐败，以及这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，人们的婚姻、爱情、感情发生的一系列的变化。

1999年初秋，南州市委、市政府、市人大、市政协四套班子，热闹非凡，人们奔波忙碌，准备迎接新市委书记的到来。然而市委书记却神秘失踪了！故事就从这里开始……

# CONTENTS

## 目录

---

### 楔子

- 一、迎接书记 / 1
- 二、奇怪旅客 / 10
- 三、书记失踪 / 24
- 四、重担在肩 / 35
- 五、208房间 / 46
- 六、胆大妄为 / 58
- 七、山雨欲来 / 69
- 八、旧情难叙 / 81
- 九、推心置腹 / 93
- 十、力挽狂澜 / 108
- 十一、一声惊雷 / 123
- 十二、黑色诱惑 / 133
- 十三、心猿意马 / 140

# CONTENTS

## 目录

- 十四、硕鼠偷粮 / 147
- 十五、恶少劣迹 / 158
- 十六、茫茫黑夜 / 166
- 十七、夜袭安宅 / 179
- 十八、“紧急会议” / 189
- 十九、选美波澜 / 199
- 二十、500万破绽 / 208
- 二十一、祸起萧墙 / 215
- 二十二、紧急电传 / 225
- 二十三、拘捕要犯 / 237
- 二十四、卖官鬻爵 / 243
- 二十五、一网打尽 / 250
- 二十六、相见时难 / 257
- 二十七、依依惜别 / 266
- 二十八、紧急营救 / 271

## 一、迎接书记

南州市委组织部长刘兵放下电话，匆匆地踏着楼梯，下楼去了。一路上人们笑着向他打招呼，他一概点点头，快步朝市政府办公大楼走去。上了二楼直接朝市长秦邦勤的办公室走去，当然这里没有人不认识刘兵部长，更不会有任何人出来挡驾。

秦市长办公室是一个大套间，外间的门敞开着，有两个干部坐在沙发上抽烟，显然是在等候市长的接见。秘书小毕从里间走出来，随手把房门关上了。刘兵匆匆进了门，这时，那两名干部看到组织部长来了，不约而同地站起来。刘兵这才注意到那两个人，一个是经济开发区主任，另一个他还认不出是谁。他点点头，示意不要客气，随口对小毕说：“秦市长忙吗？”

小毕说：“在给省里打电话呢。”

刘兵在房门上轻轻地敲了两下，没等里面答话，就推门进去了。

坐在桌子后面的秦邦勤方面阔额，脸膛红润，头发漆黑丰茂，而且纹丝不乱地梳向脑后。

秦市长已经搁了电话，抬头看着组织部长刘兵。身子靠向椅背，左手快速在头发捋了一下，笑着说：“有什么事打个电话，干吗亲自跑来！”说着指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。

刘兵没有坐，随手拿起秦市长桌上的香烟，抽出一支，他并没有点烟，而是不慌不忙地说：“省委组织部刚才电话通知了，明天上午市

委书记管也平同志到任。”

秦邦勤挥了挥右手，又对刘兵说：“坐，站着干什么？”他对新书记的到来并不感到奇怪，接着问：“省委谁陪送？”

刘兵点着烟，吸了一口，没有马上回答秦邦勤的话，秦邦勤看着他说：“省委书记亲自送？”刘兵吐出一口烟雾，摇摇头说：“怪，没人陪同，他一个人前来上任。”

秦邦勤忽地坐直了身体，睁大眼睛说：“为什么？”

刘兵把抽了两口的烟在烟灰缸里掐灭了，往椅子上一靠，说：“这不符合常理啊！你说哪任市委书记、市长到任不是省委领导、省委组织部长陪同，连同省委组织部市县干部处长，少说也有五六个人。我们市里也是这样的惯例，哪个县委书记上任，不是书记、副书记、市委组织部长陪送去，召开大会，市委宣布新书记就职。况且大家都想认识一下新领导，听听他的就职演说！”

秦邦勤放松了面容，笑了笑：“不过我们两人都见过他，他来之后肯定先到你那里去，先向你报到。”

刘兵没有接他的话题，想了想说：“那接待问题？……”

秦邦勤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当然不能马虎！明天中午市四套班子的全体成员在市政府招待所为书记接风。规格、档次都要一流的。这不能算腐败吧！由我安排。明天上午10点钟后你在办公室专候！我在招待所安排。”

刘兵点点头，又说：“那么县委书记、县长，市直机关部委办局负责人会议等管书记上任后再安排了！”

秦邦勤说：“让市政府办公室发个预备通知，具体日期等管也平同志到任后再决定。”

刘兵走后，秦邦勤一个人靠在椅子上，脑海里如幻灯片般闪过一幕幕往事的浮云。“文革”中失去高考机会，后来在农村小学代课；恢复高考那年，他本想考医学院，却把他录取到师范学院的数学系。毕



业后直接分配到乡党委当秘书。那时他已经30出头了。他也不知道祖上谁烧了高香，他在仕途上一路春风，从乡党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前后只有四年时间。县委书记刚任满两年，1992年市委班子大调整时，他一下子当了市委副书记，紧接着又当上了市长。老书记突然病倒、去世。一时间，市直机关，各县，都在议论，认为肯定是他接替市委书记。官，这个东西说不想，那是骗人的。

他已经51岁了，在这个地区长大，除了四年大学以外，他是喝南州的水，吃南州的小麦、玉米长大的。

南州市是全省有名的贫困地区，全省11个地级市，除南州之外，其他各市的经济、文化都比较发达。多年来省委采取了各种措施，甚至发动四套班子和经济专家多次研究、讨论，如何把南州的经济搞上去。这里所辖四县一区，没有特产，没有成规模的工业，农村经济基础差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。但要让这里的600多万农民实现小康，市委、市政府确实感到担子很重，压力很大。直到前不久，省委把他和刘兵找去，和新调任的市委书记管也平见了面，他当时就觉得自己身上的压力小多了。

从当乡党委书记那天起，他初步学会了当官的秘诀。无论是领导班子中间，还是群众之间，他都竭力在搞平衡。既不和谁过于亲近，也不主动疏远谁。当县委书记时，年轻县长在常委会上指桑骂槐地说他是非不清、赏罚不明，并且说主要领导当老好人，有些工作没法开展。而他对这些意见，从不记在心里。他每换一本笔记本时，总在第一页上写着：“是非只为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。”所以他领导的乡也好，县也好，工作上没有什么大起大落。上面怎么说，他就怎么布置，任何时候都是平平稳稳的。每次考察干部，反映都不错。没有什么明显的失误，也没有明显的突出成绩。民意测验时，得票总是最多。这样的干部确实也不错，上级领导很满意，谁不喜欢用这样的人？他按照这个准则，官运确实亨通。

秦邦勤心想，五十而知天命，他一个农民的后代，能当到这样大的官，也该知足了。他站起身走到墙角的立镜前，发觉自己的身体发福了，鬓角已生华发；重下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出现，脸越发显得宽大，脸上的皱纹也增多了。秦邦勤是个五短身材，少年时为这没少受欺负，但他年轻时面貌还算英俊，大眼乌眉，鼻梁挺直，唯独身形矮小了些，不过他找了个高个子的老婆，两人一道出门，秦邦勤从不觉得难堪，反而很是自豪。后来当了领导，挑选秘书也要个子高的，小毕就是挑选出来的，足有一米八的个头，仪表堂堂。每当秦邦勤被身高都在他之上的各级干部簇拥着出行时，秦市长总是很满足，嗨，身材高又怎样，在我面前还得弓腰纳背！

突然他心中冒出一个念头，将来是留在市人大呢，还是到省里当个厅长呢？

正在这时秘书小毕和秘书长方凌进来了，他立即收回心中那驰骋的思绪：“管书记的办公室和招待所的生活安排得怎么样了？”

方凌说：“办公室除了重新整修外，原有老书记的办公桌、椅、沙发全部更新了。考虑到老书记是非正常去世，所以全部换新。招待所后院那空着的小二楼也重新搞过了，又特地开了小门，这样管书记从后门只几步就可以到小餐厅。行政处长老刘一直坐镇指挥，昨天他和我去检查了一遍，一切就绪。此外，生活服务上不再由招待所服务员负责，特地挑选了一个中文系毕业的女大学生，名叫华萍，算是生活秘书！”秦邦勤点点头说：“管书记明天上午到任，通知市委、市政府、人大、政协四套班子全体负责同志明天上午10点钟到市政府招待所迎接书记。中午按照接待省委领导的规格，四套班子为管书记接风。”

人们突然发现市委大门口两边迎风飘动着彩旗，市政府招待所的大门口也增添了五彩缤纷的彩旗。不知内情的人都以为不是大首长大驾光临就是有外宾到来。

上午10点，一辆辆轿车鱼贯驶进市政府招待所，四套班子的头头

们有的进入小会议室，有的三三两两聊着天。市长秦邦勤早已在方凌和小毕的陪同下，察看新书记的住宿和用餐地点。他对一切都比较满意。当他走进小会议室时，这里已经摆下两场扑克牌的战局。头头们以为书记到了，目光一下子集中到他身上，他下意识地看了看表说：“快了，就算他8点半出发，高速公路，两小时也就到了。”这时人们又开始打牌、聊天。

秦邦勤坐到沙发上。过了一会儿取出手机，大概是嫌室内太吵，一边按着号码一面向外走去。

“喂，刘部长吗？没到吧！好……”

12点钟了，仍不见人影子。刘兵留下两位副部长让其他人都下班了。

电话铃又响，刘兵拿起电话，还是秦市长打来的。他说：“再等等吧！”

招待所的小会议室里，四套班子的头头们有的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，有的低声细语，打牌的人已经散了。方凌走到秦邦勤身边，低声说：“要不要派辆车去看一看？”

秦邦勤没抬头：“到哪去看？耐心等吧！”

又等了很久，快1点钟了，刘兵来了。

秦邦勤看了看表，又看看大家，出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秘书长方凌来了，对大家说：“管书记还没到，请大家入席吧！管书记来了再安排。”

于是四套班子的头头们议论着走向餐厅。

没有接到市委书记，却是四套班子难得聚在一起的好机会。头头们进了餐厅，行政处长老刘把四套班子头头们安排在那个两张圆桌上的餐厅里。他们纷纷坐定后，也就挤满了两张桌子。行政处长看看头头们个个神采奕奕，酒宴开始后他又来到另一个餐厅。这里是领导们的秘书和司机，同样两桌挤得满满的。看看大家坐定后，他就在秦市长的秘书小毕身边坐下来。服务员斟上酒，行政处长老刘说：“各位兄

弟，今天机会难得，新书记未到，下午也不会有什么要事，大家可以尽兴地喝一场！”

开场三杯过后，便各自寻找对象。自然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向秦市长的秘书敬酒。这官场上确实奇怪，秘书的身份、地位是随领导的职务高低而升降的。老书记在位那阵子，什么都轮不到小毕，那时只要市委书记的秘书在时，处处都得以他为中心。现在书记不在了，秘书也调走了。自然这中心也就转移到小毕身上了。小毕当然也觉得在这个屋里他就是最高首长了。

行政处长老刘是个老资格了，组建市委市政府时他就来到行政处，如今快50岁了，还在这个位置上。前两年为照顾他，把这个行政处升为副处级，他才升了个副处级。但他心里有数，没有好位置的副局长，领导也不好意思让他去的。毕竟他为那些头头们办了不少私事。这是一个得罪不起的人物。

老刘却不大贪酒。他整天泡在酒场上，也只能这样了。看看三瓶五粮液已经喝光了。他说：“大家可以放慢速度，轻松轻松。”于是站起来给这些秘书散着烟。

小毕说：“都说我们的行政处长一肚子笑话，何不说给大家乐乐呢？”

老刘点着烟，笑着说：“如今笑话多着呢，只是不知各位想听哪方面的？”

“随便。只要能让大家笑，挥发一下酒精！”

老刘说：“那好吧！我有一个邻居，老头跟着小儿子过。有个刚满周岁的孙子。这男孩很顽皮。天天儿媳上班中途回来喂奶。有一次小孙子边吃边玩，不认真。儿媳着急要上班，就催孩子快点吃。可是这孩子小，哪里听话。于是爷爷说：‘小东西，快点吃，不吃爷爷要吃啦！’这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儿媳气得满脸通红，放下孩子就走了，孩子直哭……”

一阵哄堂大笑。

这时，政协王主席的司机老丁开腔道：“这老头不过是用了一个激将法，他哪里就去吃奶了？”行政处长老刘说：“老丁看样子想爬灰了。”

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。

小毕说：“这样的笑话有何难的，我也有一个。有一个爱抽旱烟的老头，尤其珍爱烟袋。一天全家人都坐在院子里，小孙子看到爷爷烟袋上有一个亮晶晶的金属环，就抢着要，爷爷不肯给。于是爷爷把环藏来藏去，最后实在没有办法，往嘴里一放，两手一摊说：‘没有喽！’儿媳心里好不自在。原来那环是她刚上不久的节育环脱落下来的。”

场上顿时哄笑起来。人大李主任的司机小丁点了一支烟猛抽一口，说是小丁，其实也都快40了，和老丁在市政府大院内是有名的“二丁”。此人个子不高，胖胖的，说话时有些慢吞吞的，无论说什么笑话，他自己都不笑。只见小丁清清喉咙说：“我这个故事叫‘千里姻缘一屁牵’。有一辆长途客车，到傍晚时，乘客越来越少了，后来还剩下八九个人，车上静静的，突然有人放了一个屁，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突然一个男子说：‘这是谁干的？’个个都说不是我。这时只有一个20多岁的姑娘红着脸没吭声，她尴尬地低下头，旁边一个年轻的军人看看那几个旅客，又看看那个姑娘。这时那个男子又说：‘说，到底是谁干的？’这军人知道这屁是那个姑娘放的，看到姑娘十分为难地低着头，于是这军人大声说：‘干什么？这屁是我放的。’顿时，旅客们睁大眼睛看着这个年轻的军人，发出一阵大笑。不一会儿，汽车到站了。下车后，这姑娘跟在军人后面，她突然小声地说：‘真对不起，谢谢你……’军人说：‘不客气，谢什么，姑娘，你家在哪儿？’姑娘说：‘我家不在城里，明天还要转车呢！’‘那你今晚住哪儿？’‘随便。’两人继续往前走，军人说：‘姑娘，我姑妈家就在前面，住一晚再说吧。’他指着指不远处那幢楼房。姑娘说：‘那多不好意思啊！’‘没关系。’两人很快进了小区，上了楼。姑妈一见侄儿带着一位姑娘回来

了，以为是侄儿的对象，热情地接待。第二天军人又把姑娘送上车，两人真的产生了感情，从此两人频频通信，恋爱上了。不久，姑娘去部队结婚。热闹的婚礼上，一批当兵的闹着让他们讲恋爱经过，这军人憋了半天，红着脸说：‘我们是千里姻缘一屁牵！’”

饭桌上，一个个捧腹大笑，可小丁板着脸抽烟，无半点笑容。老刘说：“这笑话要是评奖的话，恐怕小丁这个要获大奖，也能弄辆桑塔纳开开！”

这时方秘书长端着酒杯进来敬酒了，大家都忍住笑，一起站起来。

电话铃响了，省委组织部长于长根拿起电话说：“喂，我是于长根……”

电话里传来省委书记的声音：“老于啊！南州市的市委书记人选问题考虑得怎么样了？要尽快落实。可以推荐几名候选人，进行考察比较。好，要快……”

于长根刚放下电话，电话铃又响了，他没有马上接，坐下来，翻了翻日历，随手拿起电话：“是我，我知道，先让他们休息几天，省委组织部还要专门召开总结会议，工作问题待休息、总结后再安排。原则上先回到各自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去。具体时间已作了安排。”

他放下电话，看着桌上全省第一期高级管理干部培训班名单。随手翻着，他对这20名正处级以上中青年干部寄托着很大的希望。这是一年前省委的一次重大决策，挑选了20名正处级以上职务，40岁以下，本科以上学历，又经过严格的考试和考察，到美国培训一年时间，刚刚回国。其中有县委书记，县长，省级机关的处长，副厅长。于长根翻到第二页，他的目光停住了。顺着管也平的名字看着，男，41岁，大学文化，中共党员。他的头脑中记起来，他原是省纪委的一名处长，参加培训班前不久调到省政府任副秘书长。不仅那次调任省政府副秘书长时他和省长找他谈的话，而且后来在选拔高级管理培训

班人才时，他们又接触过多次。在他的记忆里，管也平中等身材，一米七五的个头，四方脸，厚嘴唇，大胡须。尤其令他印象深刻的就是他那深邃而明亮的眼睛。

于长根随手拿起红铅笔，在管也平的名字下面画了两道线。停了一会儿，他把那张名单表放进包里。夹着这黑色公文包，向省委书记办公楼走去。

“管也平同志任南州市委书记，请各位常委充分发表意见。省委组织部对他的基本情况作了介绍，材料大家也看了。”省委书记吕捷坐在常委会议室的首席位置上。

“管也平同志是我们省第一期培养的高级管理干部学员，也是我们省委组织部推荐的这批学员中第一个委以重任的人选。现在，国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，选择好各级领导干部，是我们组织部门，尤其是省委的头等大事。所以我们省委组织部在常委会前，广泛听取了与管也平同志共同工作过的同志的意见，不光是他的领导，更主要的是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。”省委组织部长于长根说。

除一部分常委对管也平不了解外，其他人对于管也平出任南州市委书记没有什么异议。常委会通过了。

大家表态之后，吕捷说：“按以往惯例，由省委组织部安排谈话，发文。此外，和管也平谈话之后，通知南州市市长秦邦勤和组织部长到省里来，共同和管也平同志见面。具体到任时间，请组织部和管也平同志商量一下，要尽快到任。宣布问题，我就不一定参加了，请分管政工的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再带上市县干部处长，主要是见个面！实际上是个形式，但这形式还得要。”

## 二、奇怪旅客

太阳像一个橘红色的轮子落在远处西山边上，那些层层叠叠的群山，都变成紫褐色的一抹，涂在天际线上。大运河的水波和天空的云彩，都变成了血色，五颜六色地放出傍晚时的光辉。炎热的夏季已经悄悄地溜走了。八月底，经过一天太阳的照射，天空还带着几分热气，辽阔的田野寂静无声。农忙后的田野，留下一片空寂的景象。一辆大客车抛锚在公路边，旅客们有的围着客车，有的蹲在路边，焦急地等待着。年轻的司机无奈地看着懒牛般的汽车，满脸汗珠，双手沾满油污，脸上的表情焦急而不安。

旅客们有的怨恨，有的骂着粗话。司机终于沉不住气了，大声吼道：“我有什么办法，车子坏了，又不是我有意的！”

“那你总不能让我在这里过夜吧！”

“不找你，找谁？我们是买了车票的……”

司机不吭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我拦车子让你们走吧！”说着站到公路中间。经过一番努力，旅客们被司机拦下的车一批批地带走了。

落日已经消失在西方天际，客车旁还有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，他背着双手，那双深邃冷峻的目光凝视着天边的最后一抹夕晖。茫茫的夜幕已经降临，司机上前正要和他搭话，被他制止了。

夜色给这位中年男子的面庞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阴影，他立在路边



如一尊雕像。夜彻底笼罩了人间，他犹豫了一会儿，在一片苍茫的雾霭之中，匆匆地走了。

这是一个乡村集镇，街道被商店和饭店的灯光照得通明。没多久这个中年人来到小镇上，尽管各式各样的灯光照耀着，但他很难辨清整个街道的轮廓。不过他还是感觉到这是一个交通要道的乡镇。晚间街道上生意还很活跃，加上刚才从车上那些旅客的谈话中得知，这里离南州市还有50多公里，前面向右拐就是邑南县，这个小镇叫汪集镇，属邑南县管辖。

他觉得腹中空空，于是朝一家门前亮着彩色灯光的饭店走去。进了门，只见一间不大的餐厅，几张方桌，吃饭的客人不多。他朝左面看去，那是两个包间，里面传出嬉笑、盘盏声。正当这时，一名年轻女子从里面包间走出来，他从半开着的门往里看，里面一个男人正搂着一个俊俏的姑娘，那少女正端着酒杯往那小眼睛的男子嘴里倒酒。这位中年男子往前走两步，看清楚了那个搂着少女的男人：胖胖的脸，小眼细眉，板刷头。圆桌旁坐着六七个人。他正要定睛仔细看看，突然门关起来了。

他转身在一张方桌旁坐下来，旁边的方桌上有四个人在喝酒，这时一中年妇女走过来问：“请问吃什么？”

“一碗鸡蛋面。”

中年妇女转身走了。中年男子取出香烟，给旁边那四个人每人一支。然后拉了拉凳子，低声问：“那包间里喝酒的是什么人？”

其中一个年轻人回头看看他说：“怎么，你不认识？那个胖子就是乡党委书记黄友仁。”

“那姑娘呢？”他问。

另外一个中年人摆摆手说：“你是外地的吧！闲事不要多管！”

面条送来了，中年男子挑着面条，又看了一眼门已紧关的包间，赶紧低头三下五除二把面条吃了个干净。